

刘平 著

官场酒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机关、圈套、阴谋、犬马声色、玩弄权术……

初到东海的新任副市长崔武斌霎时跌入了一个官场旋涡。

刘平^著

官場 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泪/刘平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21-3899-9

I. ①官…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5444 号

责任编辑: 余雪霁

封面设计: 钱 祯

官 场 泪

刘 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46,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99-9/I · 2998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第一章

突然，一位明媚倩丽的女子出现在视线内，崔武斌躁闷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

下午两点，当轿车停在首都机场出港大厅前时，崔武斌立即感受到大厅内透出一种烦躁的气息。他正欲开门下车，驾车送行的好友说连续几天大雾，航班不准，劝他在北京多停留一两天，他没同意，说已通知秘书和驾驶员到上海虹桥机场接站，无论如何也得回去。才上任半年，刚开展的工作已有了些眉目，又因私事匆忙赶回北京，他放心不下。

与友人道别后，提着装着简单行李的旅行包，一走进候机大厅，他立即后悔没听友人的劝告，但悔之已晚，友人已驾车离去。候机大厅内呈现出他从未见过的混乱，近百次航班延误，上万人拥挤在厅内，落入眼帘的全是疲惫而又烦躁的面孔，甚至连办登机牌处的行李传送带上也站满了人，到处都有人不顾不准吸烟的规定而叼着香烟，拥挤的人群加上升腾的香烟雾，使大厅内空气污浊难闻。但没人敢管，怕触发愤怒的火山，延误了几十个小时的旅客，已是一桶炸药，很容易一点就炸。

崔武斌的航班应在下午三点起飞，但预告牌标明延时到晚八点。他在候机厅内转了一圈，那种烦躁的气氛和污浊的空气令他心绪惶乱，不知不觉中，自己心里也躁动着很想找点什么发泄一下的念头，好在他还有点定力，找了个角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取出一本书，定下心，让自己沉入书里。

崔武斌属于那种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他在北京所在的单位，是个权力很大的部门，他虽仅是个处长，却是全局的灵魂人物，新近的一些改革方案，基本上都出于他的构想。但因他踏

上工作岗位就在中央机关,多少与实际有所脱节,有些构想海阔天空,过于超前。但他思维敏锐,又敢于直言,部领导喜欢他的才干、闯劲和事业心,重要的事经常直接交给他办理,而他也能出色完成,因此部长把他列为有培养前途的部级后备干部,重点培养。那年,他刚好三十岁,又是当时最年轻的处长,正好应了三十而立的说法。他年轻有才又得到主要领导器重,按照这种势头,他的仕途将一帆风顺,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也因此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着极大信心。

如果不犯两个错误,或者说,如果他稍微懂点机变,他四十岁不到就将顺利进入部级领导班子,他的人生、他的事业又将是另一番天地。

两件事都是部长亲自点将,让他去主办的。

第一件事是一家部属大型企业发生了重大责任事故,部长非常恼火,决定组织工作组去处理,并点名让他任工作组长。为此,工作组正副组长列席了部党组研究该问题的专题会议。部长和党组成员基本意见一致,实事求是查明问题,分清是非,追究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年轻气盛时受到重用,最能激发起忘我的工作热情,特别是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人,心的深处都隐伏着“士为知己者死”、努力报知遇之恩的想法。崔武斌受命后,意气风发,带领着工作组赶去该企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细查,弄清楚了问题,并形成了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处理意见。当时他很得意,不仅自己的功劳簿又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器重他的部长争了一口气。

但他万没想到,在向部党组汇报时,党组成员包括重用他又是党组书记的部长的口气全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一个党组成员提出低调处理,而且只处理直接责任人员,不必追究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领导责任。他却傻头傻脑,没意识到这种微妙变化,依照调查的事实据理力争,坚持认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有重大责任,应该追究。他的发言慷慨激昂,直到与他同去的副组长暗中踢了他一下,他才发现党组成员包括部长全都神色有异,尴尬中还隐隐流露出一种不满。可他当时只意识到可能是自己越位了,他没资格在党组会上这样说话,还没意识到党组面对这件事已经产生了微妙变化。因为崔武斌亲自起草的调查报告事实清楚,提出的处理意见对照条规条律准确,加上他又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地坚持,这次党组会没开成决议。

会后,部长秘书对他说:“你的工作,部长很满意,但从什么角度去看,用什

么方法去处理,都要从大局出发。你的任务已经出色完成了。有些事情,部长也有他的难处。”

秘书的暗示已经很到位,但他却完全理解错了,认为部长在处理这起事故时遇到了阻力,因为在他带工作组出发时,部长神色坚毅、语气坚决地对他说:“不管涉及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他认为既然部长遇到了阻力,他就应该挺身而出,替部长分忧,像马前卒似的义无反顾冲锋陷阵。

第二次党组会上,他的语气更激烈更慷慨,没想到部长打断了他的话,秘书把他和列席的工作组副组长请出了会议室,很恼火地对他说:“你这人怎么没头脑?你真要让部长下不了台?”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傻,错误理解了秘书的暗示。

几个月后,当那家大型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到北京出任副部长后,他才真正弄清楚了内幕。不是部长不想处理,而是作了妥协,善于妥协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部长在起草调查报告时,对方已在北京成功运作,得到了更高层的谅解,而且高层领导向部长打了招呼,并暗示此人将回到部里工作。

器重他的部长长袖善舞,深谙为官之道,不会为这种事去顶撞得罪上级。部长知道,即使部党组形成意见,没有上面的批准,也处理不了副部级干部。何况对方又将成为他的副手,还不如主动留下一段情,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得到上级和副手的支持。

不过,虽然崔武斌没听懂秘书的暗示,使场面有些难堪,但部长对他的器重仍然一如既往,甚至其他副部长包括那位企业老总对崔武斌有看法,部长仍极力维护他。

毕竟崔武斌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爱将。

几乎所有为官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建立一支紧跟自己的嫡系队伍。

崔武斌犯的最大的错误是第二个,从此,他的仕途滞步不前。

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他的错误,而是因为他太正直,太有党性。

主管纪律检查的部门要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去南方查处该部一家下属单位严重违纪问题,并在该部抽调两名干部参加联合调查组。

部长又决定让他参加,把他单独叫到办公室提醒,要他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要独立思考问题,不要受他人左右,去了后,要多通气多报告,还暗示说,联合调查组工作结束后,将给他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他明白,他的仕途将又上一个台

阶；由处到司，是个大跨越，他才三十二岁，前途肯定是无比的光辉灿烂。

联合调查组由一名正部级老干部任组长，出发前开会先明确了纪律，参加调查组的人员，不向原单位负责，必须严格保密，不准向原单位领导汇报调查内容和情况，并严肃强调，这是党性原则问题。

调查组分为两个小组，崔武斌参加的是调查下属单位违纪问题的小组。开展工作后，崔武斌才发现，另一个小组调查的对象竟是他的部长。

原来，上个月部长到南方各下属单位检查工作，返京时居然带了近三十件行李，全是下属单位送的礼品。

崔武斌这才意识到临行前部长那番话的真正含意，部长已得到消息，这个联合调查组是针对他的。部长要他参加联合调查组，是把他当眼线派去的。他应该随时保持与部长的联系，随时把了解到的情况向部长通报。但是，那时的崔武斌，党性原则是他心目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一个电话也没给部长打。

联合调查组在南方待了二十来天，工作还没有结果，突然又莫名其妙撤了回来，崔武斌至今也没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但有一点非常明显，从此之后，他就失去了部长的信任，被冷冻起来，一拖就是十余年。而另一位与他一同参加联合调查组的人，几年间就从一般干部升到了副司级。显然，那人经常把联合调查组的情况报告给部长。

后来崔武斌的父亲曾对他说，人家把你当着心腹，关键时刻你却没吭一声，人家怎不心凉到极点。这是人之常情，你没有什么好埋怨的。

崔武斌虽有几分遗憾，但并没埋怨，也不后悔。他虽戏称是错误，但这种错误他无怨无悔，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东西值得痴心不改去追求去坚持。而且，任何事都存在正反两面，有所失必有所得，如果放弃原则而升到高位，他将失去他做人的原则，天长日久，习以为常，他终将会失去人格。一踏上官场，他就替自己定下规矩，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得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有所为有所不为，力争做到每一件事都问心无愧。

被冷落的这些年，使他有时间大量阅读书籍，接受了许多先进的理念，对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不过，有劲无处使，有才华没有施展天地，仍然是件痛苦的事，他曾想辞职下海，到商海里去拼搏一番，但他老革命的父亲坚决反对，认为他太率直，不善机变，又太硬，受不了委屈，不愿放下自尊去求人，在这个还不成熟的市场经济

状态下,他去经商,定会处处碰壁。父亲把他看得很透,认为只要有个胸襟宽阔、见识高远、知人善任的好领导,他是能有一番作为的。为此,在父亲的运作下,他到江南东海市出任副市长,父亲当年曾在该省任过副省长,有着许多老部下老关系。

崔武斌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体貌,高大而粗犷,如果不是那副眼镜,很难从他身上和神态上看到丝毫书卷气,加之他平时不修边幅,几乎也看不到什么官气。但只要是与他接触交往过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满腹经纶,感受到他身上充满着一种吸引人的生命激情。他豪爽坦诚,敢作敢为,言而有信,有时甚至显得有几分天真。

江南自古就是温柔富贵之乡,东海市在自然经济时代,盛产蚕桑稻米,富足天下,因而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应该说最能领风气之先,最能接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但与周边环境条件基本相同的几个地市相比,该市现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尽管民间改革创新意念强烈,官员层也普遍认为观念落后是制约该市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一遇到具体事,谁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不愿出头挑担子而安于现状。崔武斌走马上任之后,立即感受到了这种沉闷。不过,他认为恰恰是因为该市的这种局面,给他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舞台,如果是观念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地方,他最多能做点锦上添花的事,起不到多大作用。

他的学识使他乐于迎接挑战;在机关单位工作的经历,已练就了他宏观看问题的能力。但随着他所在局机关的解散,他的仕途实际上已进入了瓶颈,说严重点,很可能到此为止。他也意识到了这点,对仕途已不抱多大希望。正因如此,他反而没有思想包袱,决定放开手脚,抓住这次机会,真真实实干一番事业,无愧来到人世一趟。

在五个兄弟姐妹中,父亲唯一看好的就是他。他从小就怀抱大志、勤奋好学,父亲对他寄予了极大希望,一直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对他言传身教,他也从小就以“革命自有后来人”自勉。父亲是他最敬佩的人生榜样,父亲把毕生精力全献给了国家的建设事业,豁达大度,不管受到多大委屈或者挫折,一直痴心不改。离休之后,父亲不像有的同事,对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现状牢骚满腹,而是与时俱进,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在的一切,一直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心态。崔武斌戴上红领巾时,就立志要像父亲那样,把中华民族的振兴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愿景。这次匆忙回京,是因为父亲患脑溢血住了进医院的消息。守候在父亲病

床前的这些日子里，父亲清醒后与他有过两次谈话，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

父亲知道他志向远大，极想成就一番辉煌事业。父亲认为自从他被部首长冷落后，心中隐伏着一种怀才不遇的郁闷，担心他到基层后，被这种消极情绪影响，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才华有志向的人受挫后，最容易走极端，要么消极厌世，要么破罐破摔。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他说：“古今中外，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尽其才只是一种美好愿望，根本不可能真正出现。且不说恶意，即使在善良愿望下，被冤屈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的，也不计其数。‘文革’时，我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我想不通、不服气，自己革命一生，无愧于国家人民，怎么突然成了坏人？当时真有点万念俱灰，差点一死了之。有位博古通今的同事发现我这种绝望心态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败走麦城的关羽死后，一直阴魂不散，大感冤屈，飘浮空中大叫还我头来，后遇一和尚点悟，当年被你斩杀的名将华雄、颜丑，他们难道就不感冤屈？关云长顿感愧惭，阴魂才散去。同事问我，解放初期清匪反霸时，你作为有权处决人的地委书记，被你下令处决的人中，难道全都罪该至死？其中难道没有冤屈？当时我大感惊悚，当年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被我下令处死的有数百人，很难做到个个调查取证，核实是否罪该致死，有时下面报上来，我大笔一挥，立即人头落地，现在想来，我相信其中有不少是冤魂。这样一想，自己所受的冤屈根本算不了什么，于是打消了绝望念头，对当今社会发生的一切也都能坦然对待了。你到地方工作，是一个能真真实实做点事的机会，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要太执著于官阶，而着重怎样做好事情。四十年前我在那里当过两年地委书记，那是个好地方，但历史包袱太重，凡事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很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父亲的话令他感触颇深，但内心深处还是不以为然，他并没有什么怀才不遇的郁闷，他有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认为一万年太久，必须只争朝夕。他将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当副市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推动该市经济发展，至于会有什么结果，他没法预测。但他相信时代不同了，社会在发展，只要自己没认错方向，应该有番作为。

临走他去向父亲告别时，父亲又对他说：“我这次脑溢血并不严重，如果再发生一次，就不要再耗费财力人力抢救，人迟早都得死，比起那些英年早逝的战友，我活到八十多岁，看到了国家经过改革开放，经济迅猛发展，已经很满足了。你是老大，一定要尊重我这个意愿。”

他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知道父亲是怕第二次脑溢血,失去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提前交代遗言。但父亲那种坦然对待生死的态度很深地感染了他。其实,他对生命的态度也很超然,只要能活得有滋有味,做自己想做的事,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不重要。因此他理解父亲的心态,如果成为只耗费社会财富和他人精力的废人,也就没有必要再苟活于世了。所以他对那些养身之道不屑一顾,对同事们津津乐道如何才能长寿,从不插话。

坐在嘈杂混乱的机场大厅,崔武斌表面上看心如止水,烦躁混乱的环境对他毫无影响,但只要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他翻开书后,再也没翻过第二页。他虽然低着头,好像沉浸在文字中,但他的眼却是闭着的,他的修养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界还差得很远。他是社会中的人,准确说,他是个想改造社会的人,不可能对身边发生的事漠不关心。

他的思绪已由眼前的情境飞到担任副市长后所面临的下岗工人问题上。在通常情况下,机场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不允许在公共区域吸烟,但现在,却没有谁敢出面来管理,由此,他想到了众怒难犯和法不责众,想到了解决下岗工人问题,千万不能意气用事,最好办法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让它发展成众怒难犯的局面。

他上任的第三天,市政府就被上百名下岗工人包围。因为谁也不知他就是刚上任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所以他没出面,而是混在人群中观看协助他工作的市府副秘书长李军被围堵着,口干舌燥、声音沙哑地向下岗工人做解说工作。李军早已看见他,扫了他一眼,没把他推出来,仅凭这一点,他就对李军产生了好感,这是个敢挑担子而又善解人意的好小伙。如果李军把他推出,愤怒的下岗工人必定把目标转向他,但他却对工人要求解决的问题一无所知,肯定会陷入很尴尬的境地。更主要的是,他与李军有着相同的经历,因此,惺惺相惜。

来上任之前,父亲就提醒过他,小桥流水鱼米之乡生长的人,阳刚不足,阴柔有余,心机较重,要他特别小心。

市委书记把李军配给他当助手,他比较满意。

父亲认为他有怀才不遇的郁闷,但他与李军接触后,发现李军才真正有怀才不遇的郁闷,而且毫不掩饰,表露在言谈举止中。李军三十四岁,极有才情,工作努力,被前任市长看中,二十八岁就迅速提拔为副秘书长,属于仕途春风得

意者。但前任市长退休后,新任市长不喜欢他那种风风火火又敢于直言的作风,又因为跟着前任市长,得罪过新市长,所以在副秘书长职位上一做就是六年,而且至今还看不到提拔的迹象。他刚当副秘书长时,才二十八岁,在全省同级干部中,是最年轻的,所有官员都以为他会平步青云,直上高层,对他极尽巴结,但六年的冷冻,傻瓜也闻出了味道,他已经失势了,再不出现转机,他甚至连市政府也待不下去,很可能被调到县区或无实权的部门。尽管这样,他仍然还有年龄优势,原来巴结他的人,对他的热情仅降了降温,还不敢弃之如履般的太过分。官场变幻莫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又会遇上一个慧眼识英才的伯乐,东山再起。

李军是个敏感的人,那些人微小的变化,他早就感到了,在心底已留下一道浓厚的阴影。崔武斌走马上任,与李军第一次谈话时,就已察觉到他有一肚子怀才不遇的牢骚;不过相处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李军是个极有才情、志向远大的人。最关键的是两人有着许多共同语言,不仅在做官得保持自己人格上想法一致,而且在一些关于该市经济发展的宏观问题上,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

李军把崔武斌的出现当作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的机遇,崔武斌则把李军当作可以倚靠的好助手。两人的合作,正处于非常愉快的蜜月期。

本来,遇上这样航班延误的大雾天气,崔武斌完全可以改签机票,推迟几天回去,但李军已说好将同司机一起到机场接站,顺便向他汇报一些事情。得知航班延误后,他曾给李军打了个电话,李军已到了机场,并表示不管飞机延误到什么时候,他都等在机场。崔武斌不想失信于他,同时也意识到李军似乎有什么要事急于告诉他。

才当了半年的副市长,崔武斌已在他所管的部门中留下了雷厉风行、实事求是的深刻印象,确立了极大的权威。比如,只要他主持召开会议,一定准时开始,决不会拖延一分钟,迟到者,他都得让他当众说明原因,甚至让其下不了台。

他上任后第一次与分管部门的一把手见面,一来是市长亲自召集把他介绍给各单位领导,二来各单位一把手都想见识一下从京城来的新领导,没有一人迟到。但当他正式以副市长身份召开有关部门会议时,乡镇企业局长马勇坤却迟到了半小时。

改革开放以来,东海市乡镇企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已成为该市工业经济的主导,乡镇企业局的局长,自然而然就成了官员们眼红的肥缺,不仅因为明的暗

的有许多摆不上桌面的好处,更主要是因为位置的重要,很容易得到提升。马勇坤的前两任局长,一个已是市委副书记,一个也升了副市长。马勇坤任局长之前,是市委书记的秘书,背靠着大树,又只有三十三岁,前途无量,正在当红时。

人们常说欺老不欺少,就是忌惮年轻人有着未来,何况是已经占领了制高点、少年得志又背靠大树的年轻人,所有平级甚至职务比马勇坤高的人,都对他另眼相看,礼让三分,有的还经常在饭桌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今后得靠他关照。加上当市委书记秘书时就已养成了的骄横,什么副市长,人大、政协的副主任之类,在他心目中并没有多少分量。不过,尽管对其他市府、人大、政协的副职,马勇坤有种心理优势,但对从京城来的崔武斌,他还是毕恭毕敬的,因为他还不知道崔武斌是不是来镀金的,如果是来镀金的,两三年就得回京城,说不定对他的仕途还是个用得着的人。对用得着的人,他从来都毕恭毕敬。

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在楼下遇到已是副市长的前任曹佩君,两人站在楼前聊了几句,话题就是刚从京城来的副市长崔武斌。曹佩君把自己对崔武斌的感觉告诉他,也想从他嘴里探知崔武斌的背景来历以及市委书记凌国义对崔武斌的看法。曹佩君与马勇坤都同属市委书记凌国义的人,同气连枝,相互关照,但马勇坤与凌国义的关系比曹佩君深得多,而且前途也好得多,曹佩君年近五十,如果凌国义关照,也最多能再进一步,马勇坤则不同,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议论人是要花时间的,马勇坤觉得到没说几句话,但待他醒悟,半个小时已过去了。他匆忙赶到会议室,崔武斌主持的会议早已开始,当他在门口签到时,忽然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他意识到,那是崔武斌盯着他的眼光。这种感觉使他心里打了个颤,莫名其妙给顶头上司留下不好的印象,太不值。

签到的同时,他迅速调整自己的情绪,露出一一种恭敬的神情,冲着崔武斌歉意地笑笑,并发现所有同僚的目光也都集中在他身上,有的目光里似乎还隐含着令他恼怒的幸灾乐祸。

椭圆形的会议桌已坐满了人,但与崔武斌正对着的地方还空着一个位,在崔武斌如刺的目光注视下,他尴尬地坐到唯一的空座上,取出笔和本,装出一副准备认真记录领导讲话的样子。

“马局长,你是不是向大家介绍一下,忙什么大事去了。”崔武斌止住正在汇报的旅游局长,用一种似嘲似讽的语气问。

“……”马勇坤抬头,尴尬无语,崔武斌的这种语气令他十分恼火。

崔武斌的目光离开满面涨红的马勇坤，扫视了一遍众人，说：“我初来乍到，大家还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们，我相信在今后的共事中，我们会相互了解的。我想告诉大家，我是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来上任的。”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通常都是贬义，指一种消极心态，崔武斌的话出口，在座的局长们都吃了一惊，谁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种消极话，马勇坤心里还嘀咕：既然你是这种心态，又何必在意我的迟到，给我难堪！

崔武斌扫视了众人一眼，语气严肃并提高了声音：“撞钟是和尚的职责，不管是临时和尚还是永久和尚，只要当上了和尚，就必须撞好钟。我想，头上这顶乌纱帽，谁都不可能戴一辈子，职务再高，也有取下来的一天。但既然戴了这顶乌纱帽，就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人民，就得把钟撞好。换句大家耳熟的话，就是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守其矩！正因为我们头上的乌纱帽是临时的，我们才需要分秒必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社会为人民多做点事。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浪费他人时间，无疑谋财害命。我希望好的工作作风，就从守时开始。”说完，他又瞟了马勇坤一眼。“马局长，难道你不该解释一下你迟到的原因吗？”

马勇坤面红耳赤，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让大红大紫的马勇坤难堪，加上此番游离官场套话的言论，很快就使崔武斌成了官员们议论的话题。

各种议论迅速传到市委书记凌国义的耳朵里，当听到崔武斌“三次醉酒”的趣闻时，凌国义忍不住哈哈大笑地说：“老崔是个爽直可爱的人。”

崔武斌确是个可爱的人，尽管他满腹经纶，却又少有心机，有时天真得竟像个孩子。

他的三次醉酒，都颇具特色。

第一次与局长们喝酒，崔武斌认为南方水乡的人，在小桥流水环境下长大，文质彬彬，不如北方人善饮，因此他提出他喝一杯，其他人喝半杯，当他酩酊大醉时，酒桌上的人都还没有酒意。第二次他提出对干，人人都清醒如常，他却提前“熄火”。第三次，其他人喝一杯，他喝半杯，人家才刚有点酒意，他又醉了。其实，崔武斌才只有四两白酒的量，而曹佩君、马勇坤、李军至少有一斤的量，加上他长期在京城大机关工作，不像基层官员时有饭局，“酒精”考验，完全属于“有酒胆、没酒量”。京城的官员，除了掌管着实权，各省市和企业都有求于他的人，其他人很少有频繁的饭局。

李军庆幸能协助崔武斌这种性格特点的领导工作，但又替他担心。一次与

崔武斌下围棋时,李军感慨而又含蓄地谈了自己从政后的感想,说东海曾是中国最富庶之地,历史上出过许多文化名人和政治家,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是优势,很容易领风气之先,接受先进思想理念,比如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走在全国的前列;但又是一种沉重的包袱,有时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官场,像一潭水,静静的、柔柔的,一不留心,就可能导致灭顶之灾。水的性格属阴,所以这种地方的人很善玩阴谋诡计。李军还说,在东海工作,事事时时都得留个心眼,得悠着点,当心被人算计。

崔武斌却说,我来这里任职,只有一个目标,希望看到东海经济再来一次突飞猛进,我与大家坦诚相见,没有个人恩怨,没有个人私利,不搞小团体,我相信大家能接受我。如果把精力花在防人上,就会前怕虎后怕狼,放不开手脚,最终一事无成。

李军对此不置可否,崔武斌是领导,不便多说,他知道只有碰壁后,崔武斌才会明白什么是可怕的阴险。

在崔武斌没上任之前,李军已打定主意退出官场,他的同学投身房地产,早已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又开始进军其他领域,深感人才奇缺,欲高薪聘他去任副总。他正在犹豫,崔武斌来了,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崔武斌的热诚和强烈地想干一番事业的决心感染了他,他决定再跟着崔武斌干一段时间,如果京城来的崔武斌也无法打开局面,他再下海也不迟,因此他对崔武斌寄予了极大希望。

马勇坤把自己对崔武斌的忧虑告诉了市委书记凌国义。

因迟到被崔武斌弄得脸红脖子粗后,他感到崔武斌太不给他面子,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所以一散会,他就去了凌国义的办公室,凌国义正在与几个书记开碰头会,商量如何才能保持东海经济持续发展,没时间见他。几天后,马勇坤心情已平缓,但仍去了凌国义的家,凌国义通常情况下不在家中会客,但马勇坤却是凌家的少数几个常客之一。

马勇坤进门时,凌国义正凝神练字。

凌国义有着儒雅的政治家风度,上大学时就是书画爱好者。他的字画曾被人送去京城请名家指点,专家评价他的画不怎么样,但那手颜体,倒还有几分功力。从此,练字就成了他休闲的主要爱好,由此又伴生出对字画古董的收藏兴趣。

马勇坤非常清楚,从不收红包的凌国义,唯独对字画古董情有独钟,所以当

秘书时,他就开始留心替他收集。当上乡镇企业局长后,他有意放风给那些乡镇企业家们,替他留意此类物品。

凌国义的家,马勇坤经常进出,小保姆开门后,说凌书记在写字。他示意小保姆不用惊动凌国义,自己轻轻推开书房门,站在旁边观候。

凌国义眼角余光早就瞟见到来人是谁,收笔后,颇有几分得意地问站在旁边的马勇坤:“这几个字怎么样?”

“凌书记,你知道我是外行。我只认得这四个字,宁静致远,好坏就看不懂了。”马勇坤坦坦然然谦虚地说,他不敢乱拍马屁。给凌国义当了三年秘书,虽然从来没能真正弄懂高深莫测、含而不露的凌国义内心深处到底藏着什么,但他知道乱拍凌国义马屁会适得其反。

他曾亲眼目睹前任局长曹佩君肉麻地奉承:“凌书记的字,够得上收藏品了。”

“你说好在哪里?”凌国义问。

曹佩君傻了眼,一句也说不出。

“因为我是市委书记吧?”凌国义又冷冷地丢下一句,让曹佩君尴尬难堪。

所以,马勇坤吸取了教训,从不敢在自己完全不懂的领域乱拍马屁。他知道凌国义的问话纯粹是种习惯,并不是要对方真正回答。凌国义有自知之明,认为外行又是部下的曲意奉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艺术的贬低,他愿意听到的是真正专家的肯定。为此,马勇坤专门拜师学书法,希望跟上书记的爱好,也好有更多共同语言。凌国义进入省级班子只是时间问题,他的仕途还需要凌国义的继续关照。但不知怎么搞的,也许是他的心性太浮躁,静不下心来,练了两个月,就再也提不起兴趣。反正凌国义对他说过,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自己不懂,则越发反衬了书记的高修养。

在书房沙发上坐下后,凌国义盯着马勇坤小心翼翼提着的黑色提包问:“小马,有什么好东西要请我帮助鉴定吗?”

已经有好几次了,马勇坤都是以请凌国义鉴定为名送来古董,如果一眼就看出是仿品,他离开时会带走;如果凌国义辨认不出真伪,他要么是忘了带走,要么就特意留下,请书记费心辨认。当然,之后双方都会把这事忘之脑后,再也想不起来。

这次,马勇坤从包里取出一个玉兽,递给凌国义:“说是西汉的,和田玉。”

“哈,假的,你又受骗了。”凌国义接过去一摸,说道,“河南玉,现代仿造的,

没收藏价值,而且做工粗糙,连工艺品也够不上。如是真品,得值几百万。”

“骗子真多!”马勇坤感慨道。他送来的字画和古董,十之八九都是仿品,马勇坤虽然没有鉴赏力,但对价值还是心中有数。如果凌国义留下辨认的几件物品中有一两件是真品,其价值就足够让平民百姓成为百万富翁了。

两人闲聊了几句文物字画方面的话题后,便转到工作上,自然而然就与崔武斌联系上了。马勇坤并不想因迟到的事说崔武斌坏话,一来他虽然当时不舒服,但对崔武斌还没产生恨意;二来为这种小事就恼怒失态,会被凌国义瞧不起,认为他气量太小,不足以成大事。凌国义曾多次对他说,要想从政当领导,就得要胸襟大,要时时事事考虑大局,要容得下人。

他来找凌国义,主要是想摸摸底,既想知道凌国义对崔武斌的看法,又想了解一下崔武斌的背景,以便确定自己的态度,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

“老崔上任后,有点新气象了吧?”凌国义让小保姆替马勇坤送来茶水后问。

“崔市长比前任有活力,但他的工作方法大家都觉得一时还不太适应,特别是他有时不按常理出牌,思路有些超前,我们有点跟不上。”马勇坤小心翼翼地回答,在没弄清凌国义态度之前,他不敢把话说得太露骨。

“老崔是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在解放初期就是这个省的副省长,所以他的有些做法并不奇怪。我认为老崔与其他干部子弟不同的是,他是个有热血的人,真想干一番事业。”凌国义客观地评价道,“我市经济,这些年,主要靠乡镇企业一枝独秀,前段时间我让研究室搞了个调查,结论让市委常委大吃一惊。乡镇企业已经出现了瓶颈现象,不少甚至已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原因是管理理念落后和技术含量低。至于国营企业更是危机重重,近十万下岗工人的后续问题如何解决?可持续发展道路怎么走下去?已严峻地摆在了我们这届市委市政府班子面前。而我们相当一部分干部,口头上都在唱改革开放的调子,但谁都怕出头,怕挑担子,喜欢四平八稳。老崔是个闯将,敢作敢为,我市的现状,需要他这样的人出头冲杀一番,扫荡一下沉闷的空气。”

马勇坤仔细品味凌国义的话,觉得凌国义的话中隐含着 he 一时还把握不定的东西。东海的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还是大发展,很可能关系着凌国义是否能顺利进入省级领导班子。据他对凌国义的了解,凌国义是个相当稳重、冷静的人,处理问题经常是滴水不漏。一般来说,只要不出大乱子,他进入省级班子就是铁定的。由此可见,本市的经济形势已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如果没有大的突破,真有可能引出大乱子。其实,作为乡企局长,对乡镇企业的现状,他最清

楚,现在确实到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地步,而且已处于一退千里不可收拾的危机边缘。

见马勇坤下意识地点头,凌国义又接着说:“老崔有思想有头脑,又见过大世面,昨天他列席常委会的一番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发言,就很有见地,不愧是京官啊。”接着,凌国义话锋一转,极其严肃地问:“小马,老崔第一次主持召开会议你就迟到,挨了批评,是不是心里不舒服?”

马勇坤心中一颤,还没来得及思考是什么人把消息传给了凌国义,立即乖巧地回答:“当时很难堪,是有一些不高兴,事后一想,错在我,崔市长批评得对,心里也就平静了。”

“这就对了。”凌国义满意地说,“崔副市长的批评绝无恶意,今后在老崔的领导下,只要在讲政治的前提下,放开手脚去开展工作,大胆去创新,同时要谦虚谨慎,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提高自己。要记住,主管领导对你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另外,老崔喜欢有锋芒的人,不喜欢滑头,即使在工作上有什么不同看法,也许他会当场发怒,但绝不会放在心上。这样的人是很好相处的。处不好,责任一定在你。崔武斌的父亲在我省的三个地市当过一把手,我的前任,就曾在手下工作过,许多离退休的老同志,都对他父亲有很深的感情。”

凌国义的话,马勇坤心领神会。他知道凌国义对他的期望很高,据深知凌国义的人透露,在凌国义前前后后五个秘书中,凌国义最看好他。而且,他非常清楚,凌国义虽然没明说,但已暗示他,崔武斌父亲早年在省工作留下的人脉关系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与崔武斌撕破脸,也庆幸自己没受人挑拨,在凌国义面前说崔武斌的坏话。

被崔武斌批评的当晚,市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黄阿才约请他吃饭,并在饭桌上大发牢骚,替他鸣不平,说崔武斌明知他曾是凌书记的秘书,是凌书记重点培养的人,却一点面子不给,摆明了是杀鸡给猴看,拿他来树威。黄阿才还说,崔武斌仗着是京城来的,目空一切,打狗也不看看谁是主人。黄阿才的话,虽然是讨好他,但他听起来怎么也不是滋味。如果同样的话从其他人嘴里出来,他一定会认为是含沙射影的讽刺,但黄阿才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典型的酒囊饭袋,能混到副局长位置,纯粹是凌国义的特别关照。马勇坤从骨子就瞧不起黄阿才,从没把他放在眼里,但与黄阿才的来往却比其他人还密切。黄阿才邀请他赴宴,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参加。司机和秘书,领导都会给予特别的关照,有文化而且参与了政务活动的秘书会迅速踏进官场,成为领导的继任者;没